弘明集卷第一

牟子理惑論　三十七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牟子理惑論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153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崛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弥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流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爲距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爲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鵂且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

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眙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未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撮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録類聚區分列爲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消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綜君子慧增廣焉

弘明集卷第一

牟子理惑論　三十七篇

未詳作者

牟子理惑論　一云著梧太守牟子博傳

正誣論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
還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榮爵易
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
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
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
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
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
行恐外衆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
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
如牟子曰被秣服櫪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
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
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
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絶聖棄智修身保
眞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
以貴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
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
琴篁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
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
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惑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
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
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
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

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揵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揵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尒時禱請神祇今既有尒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絃中呂之時也就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

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
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
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
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
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問曰何以
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譯号也猶
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
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悅惚變化分身散體或
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
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
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号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
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
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
爲大統縱其外毫氂爲細閒關其內故謂之
道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
行今子說道虛無悅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
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
所希爲輕或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
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
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
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
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

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餝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鶵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弥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

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立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鸑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皐陶烏啄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羽老子日角日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

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五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穌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絶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孥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漆身聶政皮面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之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之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

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尩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聖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貸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飭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厚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飭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飭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庬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惑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

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椎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昔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舍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慧二親尚存殺己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

妻子匄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文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賻請賢目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覇禮男女不親授婜溺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也須大拏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

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躭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耶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皐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善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公不能訓管蔡豈唐堯之不聖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婬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

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因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慧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慧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憂空貴其覆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廿其國虞即捐萬户之封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壺飧之慧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餅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辞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

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虛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飭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孟子獨惡佛說經牽譬踰耶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香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慧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

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紘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賣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傳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耻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

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躭小而忽大者也夫
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
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
明矣神蚘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
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沮之網大道無爲
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
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
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
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
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
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
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
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
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
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
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
佛經荅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
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敖倉
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
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
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
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

狐狢雖煴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義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蚤寅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躭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訛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盧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閒隙豫合嘗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杳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墻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疢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廢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揜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地以

塞河衢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覇之與華恒消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班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絶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絶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

各自殉没所以然者蓋由絶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婬邪不禁吾問其故何荅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未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死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衢儒子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

同匱待頓爲之於悟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其行失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曾之會而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闕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華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

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鵶梟而咲鳳凰執螻蟻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也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

也然予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
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宼木流而舟檝
設蜘蛛布而爵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
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
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
人聞之踧然失色又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
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
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勑願受五
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
胡狄父子聚塵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
厭屠裂群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
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
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
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
有得道弟子能變化廓盡神妙之理此眞
有匈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
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
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求存綿綿竺乾者
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
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
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

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蒞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群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杖正順敵國有豐必鳴鼓以彰其過物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哀鉏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慧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喪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羌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

覆滅佗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
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乎不然
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
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堅豈允
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
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
面開百門門門廣萬里云云
荅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
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說
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
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
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
有識乎欲以見博衹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
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
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尒則開闢至
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
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
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
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
以其能搖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
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際暢王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蜎虫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蔓水爲甘膳以羶絡爲非謫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曽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命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姓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虫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
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
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
故聞鼓聲之音覩羽旄之象則思將帥之臣
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庭之臣遷
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
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
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烈圖像致其虔
肅割捐珍玩以增供養靈廟故上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
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忘
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
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
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
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
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
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
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艦不能令
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
猶神農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禦
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温不能強與
之也夫和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
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
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

者必至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
守瞽盲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
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
投穽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
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
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
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
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
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
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
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
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
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
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
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
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喉粮俟此而壽有
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
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
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
與消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餒非之辯立距
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
雅思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荅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迹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冦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慧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荅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憍盈躭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雋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

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夷叔餧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慼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恒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哉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讎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慼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集

陶鑄桃注二音擅時扇反繫胡計反埏埴上詩然反下時力反峻思潤反稸丑六反忿芳問反否皮美反詭過委反訛愚和反鶡音曷皮可爲冠弱音若溺奴的反憤慨上房粉反下苦愛反暇音下涓埃上俱玄反下音哀裨音卑瀛岱上音盈下音代褊必展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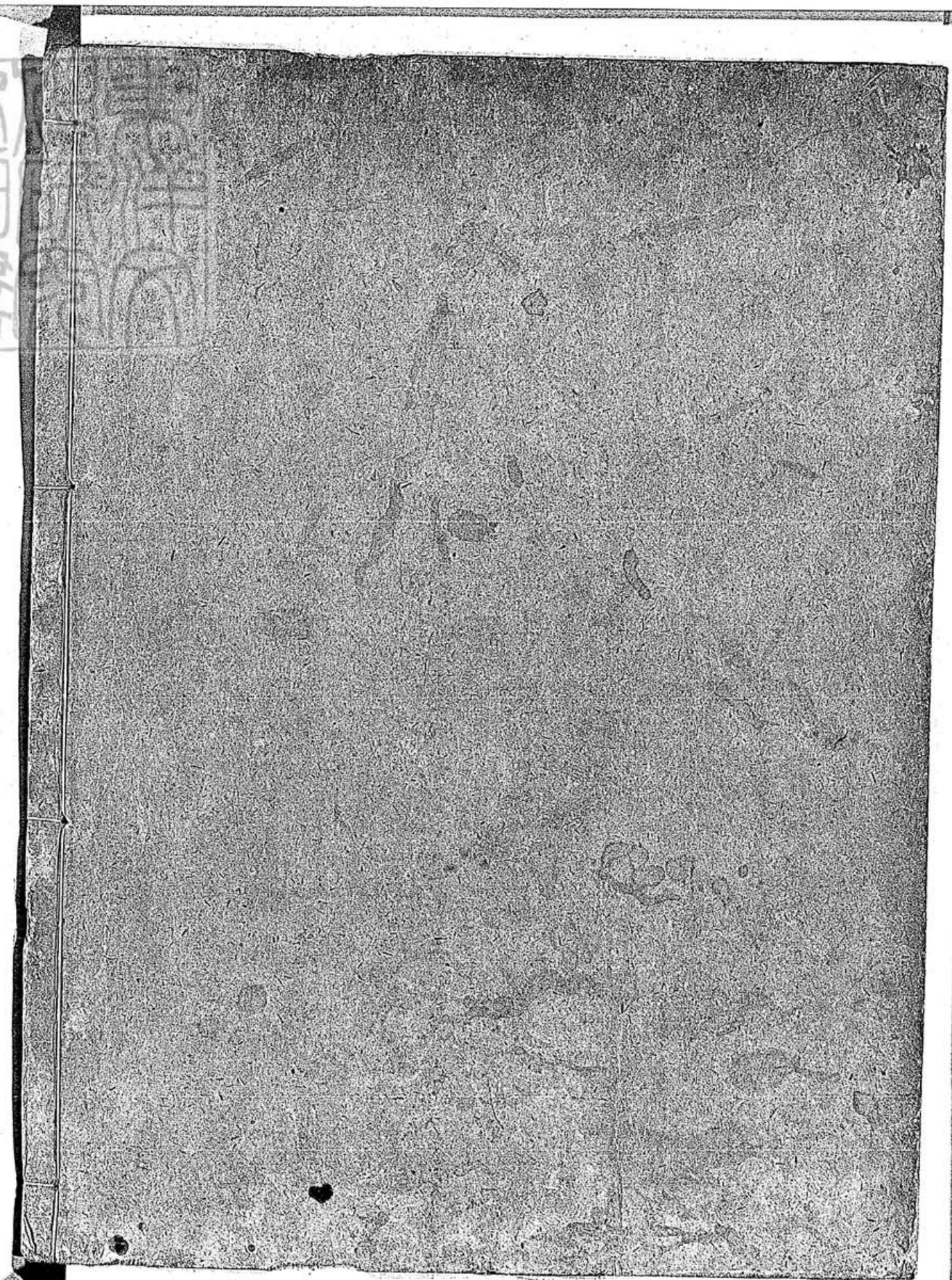
第一卷

誣音無碎必亦反軻苦何反翟徒的反趾音止荆音京牧音目
笮音責彥魚箭反宍音肉秫音末櫪音歷騁効上丑領反下胡孝反
擾攘上汝小反下汝兩反銳羊歲反篁音黃孕余證反脇虛業反
靡音美踰音俞廐音救匿尼力反頰古恊反妃音非偉無鬼反
跨苦化反歔欷上音虛下許既反珪音圭孤裘上音胡下音求衣
絺綌上去聲中丑知交下丘逆反諡音示緒音存怳惚上况往反下音
忽蹈上音盜綩綖上紆阮反下音延獺音字氂力之反絃音賢
混胡本反礫音歷潦音老阜音負跛必我反巔音顛涓俱玄反
孺而注反淵烏玄反麒麟音其隣囿音右仞音刃剖尺口反
蚌蒲項反枳棘上音只下紀力反鶵助于反肇音趙握於角反
纖息廉反析音昔窈煙皎反否比美反與音余挃短字扁蒲犬
反駢士并反殆音待諺魚箭反馲駞上音託下音陁瞳音同皐

音高喙兄穢反僂呂主反膚音夫訕所晏反嚚音銀儔直留反
攘臂上而羊反下畢未反捽自沒反捐音緣聶尼輙反姬居之反
剔他的反拯蒸字上聲狹侯夾反綽昌約反媵孕音妾丨洋溢
音羊亦恬惔上徒添反下淡音虓呼交反淑音孰貿莫侯反箕
音機範音犯憲音獻縉紳音進申合用搢敦痝上都昆反下莫江反喆
哲字泊疋陌疋慼倉歷反桴音浮狄徒的反闇烏紺反闚傾弥
反迮庭字鷮居小反羌苦良反瞽音古拏尼加反匄音蓋悖
蒲沒反嫡音的騁匹政反鼎音頂甯奴定反叩苦候反溺古作
尿字兢居陵反紿音待斧音府閔音敏飄紕遙反湛宅減反俢
昌余反楹音盈屢力具反僖羈羇上許之反下居宜反壺音胡貲
子斯反嵩息弓反悠音由祚才故反挾胡帖反胥先節反麟
音隣麕俱閔反慍烏運反橐籥上音託下音藥讖楚禁反緯音謂

憚徒旦反肴户交反鱠俱會反聊音寮爽霜兩反馳騁上音
持下丑領反獵良輒反狙音阻鸓音雷旍旗正作旌下音其蕤而誰
反鞅於兩反咲笑字傅毅上音富下魚既反鶱去乾反訥奴骨
反蘧瑗渠院二音澹怕上徒敢反下疋陌反拊方武反郢音影氂
力之反豫沮上音與去下子余反垤田結反敖吾高反狐貉胡鶴
二音熅溫字操七到反蚉蝱上音文下莫庚反犢音讀掉徒弔反
奮方問反蹀躞上音牒下先怗反隙丘遊反杳煙曉反褒博毛
反圻魚介反疹丑刃反吁兄于反握於角反瓢觚上步遥反
下音胡亦姑音躡尼輒反耒卽對反崑崙上音昆下音論翳一計反
塊傾對反喬巨嬌反僊仙字籙音錄恒胡登反鞹苦郭反紵
音佇啖音淡悍胡旦反磁音慈殞羽敏反烹疋庚反費方未反
闢毗益反匱求位反猗於離反又音奇蔽必祭反臧卽郎反訕
所閒反廋所愁反駟音四馭音御邾音株塡音田谿音溪磐音盤
浹子怗反跖音隻紲紂上渠列反下直柳反鴟梟上尺之反下古尭反
螻蟻上音樓下語倚反蛙蟒上烏花反下母朗反啜酢上尺悅反下七
故反嚭疋彼反肖音笑胥息徐反殂自胡反稽音雞楹音盈菹
醢上側魚反下音海窊烏瓜反艥音接蜘蛛上音知下音株尉羅
上於貴反踧子六反逡七旬反矇瞽上音蒙下音鼓仄音側誣音無
婪卽含反恢苦回反莅音利綏音雖戈古和反豐許近反貶
悲撿反盟音明鉀音甲咀才呂反譎音決刎武粉反詭過委反
郵昔尤戮音六孑居列反罥俱玄反淑音熟猶音由虐魚却
搉苦角反眩音縣淆户交反臧則卽反牧豎音目樹悛七全
反掘求勿反燼徐刃反埸音亦蜫音昆鶵楚俱反羈羇居宜
反讁陟革反譴丘見反丨責也詰居吳反言丨也魍魎罔兩二音䕫

黻上音甫下音弗鍚鑾音羊鸞旂旗二音其陛音備鼙步迷反
麾許為反師所類反筌七全反蔚音鬱裸玄尾反扁蒲犬反
肓音荒穽音淨醇音淳齡音靈滔土高反涿音卓漂櫓上疋妙反
下音魯坂皮板反熊音雄曳羊逝反輟知劣反蘖波水反夭
於小反抗口浪反噪蘇到反笮音責督音篤繇音搖愆去乹反
沮才呂反豰苦候反僣子念反恤思律反惸音瓊荏汝錦反
桀渠列反跖音隻雋俊字餕奴毎反陷減字雉直至反纘苦沉
反泯免忍反槩古愛反讎音酬疇直流反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